

# 洽 降 記

今井武夫著·林中譯

## 赴周家口訪何應欽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支那派遣軍」的任務，一方面是佈防阻止美軍在中國大陸沿岸登陸，一方面是運用謀略，極力設法結束中日戰爭。

我（今井自稱）在這一年的七月初，乘着美機空襲稀少時候，計劃由南京乘飛機到河南許昌，不巧從機場起飛後因故障折回兩次，經過三天繼續的飛行都遭到故障，迫不得已放棄搭乘飛機改走陸路。有時乘卡車，有時需徒步，經過許多艱辛奮鬥，方達周家口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何柱國上將的司令部。脫去軍裝，換穿中國衣服，通過了中日兩軍幾里長的真空地帶，走進中國軍隊警戒線的時候，看見一個村鎮上滿貼着對日抗戰的標語，到達周家口的前一天，剛好是「七七」蘆溝橋事變的紀念日。

在這裏晤見了何應欽將軍，何將軍自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是一個富於人情味的軍人，儘管他是他的敵人，他却隆重地接待我。在一間簡陋陰暗的屋子裏，點着蠟燭，我們就一般問題，暢談了一晝夜。

何將軍說：「蔣委員長的意思是：希望大戰結束之後，中日兩國攜手合作，成爲東亞的安定

力量，中國本來不想把日本徹底打垮，使日本完全崩潰。如果日本在尚有餘力的時候，能够趕緊停戰，請求中國做對英美和平交涉的中間人，中國當不辭其勞，並且盡力使日本能保持固有的天皇制。」

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立即匆匆返抵南京，把中國的真意報告了岡村寧次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立即電告大本營，同時又用書面航空寄東京詳細報告。但是大本營始終沒有答覆，日子在焦慮中一天一天的過去了。

一直到了八月中旬，日本終於宣佈無條件投降。事後才知道日本政府早已希望結束戰爭，渴望中國做對英美和平交涉的橋樑。然而又認定中國不會接受日本的請求，同時也沒有方法和中國政府取得直接聯絡，只好在因循中作罷。最後請求蘇聯出面斡旋和平，竟被蘇聯利用這一弱點把握了參戰的良機，使日本招致歷史上的空前慘敗！岡村寧次航空東京的那一份詳細報告，真是白費心機！

## 南京城內一片混亂

美國投向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了，蘇聯參戰了，這給予日本「支那派遣軍」的打擊實在太大！總司令部連忙秘密派員到東京請示應付辦法，尚

未獲得指示，八月十五日天皇已降下了無條件投降之詔。總司令部一面加強對全軍的指揮，一面與「南京政府」隨時保持聯絡。更日夜忙碌於司令部內的清理結束工作。南京於數日前已聽到聯軍廣播日本即將要投降的消息，南京全市民心極度動搖。

這時突然出現了一位怪人物周鎬，他在中央儲備銀行內設置了中國政府軍前進指揮所，在銀行前懸掛着「蔣委員長萬歲」的大紅布標語。出面接收「南京政府」的軍隊，迫令「南京政府」的要人服從他的命令。「市長」周學昌及其他數人因反抗而受到拘禁，「陸軍部長」蕭叔宜且慘遭擊斃。

「海軍部長」任援道也在蘇州設置了中國政府軍前進指揮所，「南京政府」的軍隊大都順應潮流，惟有「南京軍官學校」的學生隊表示擁護「南京政府主席」陳公博，出而抵抗。雙方在市內堆積沙包，建築防禦工事。我的宿舍在珞珈路附近，接近陳公博公館，成爲雙方交戰的中心地，一到夜間，槍聲頻頻，行人通過隨時有生命危險之虞。

日本軍既無條件投降，自不便出面干涉，只有要求周佛海解散周鎬的指揮所，但是周佛海堅稱與周鎬並無關係，不理日本軍的要求。日本

總司令部不得已乃派員通告：日軍投降後，在正式接收以前，仍有維持治安的責任。於是解除了周鎬一派的武裝，釋放了被監禁的人員。

後來，我到芷江的時候，問起周鎬與重慶方面的關係，所得回答是：「他們與政府並無關係，是無軌道部隊。」

在我認為這樣做了，已大大挫折了周鎬的野心，而「南京政府行政院」的秘書長周隆庠却說：周鎬已完全達到了他的目的，他在三天之內，已搜刮了銀行的現金，勒索了商人的捐款，囊橐豐盈，躊躇滿志了。

### 不速之客要來接收

南京對岸長江北部地區，曾經是中共軍滲透過的地方。八月十五日正午，天皇降詔後的幾小時之內，一個穿着骯髒衣服的苦力樣子的人，出現在總司令部的門前。他告訴步哨說，他是新四軍的軍使，要會岡村總司令官。值日官問他的來意，他出示了接收日本軍武器的文件。支那派遣軍早已認知日軍的對手是中國政府軍，對新四軍的交涉，當場予以拒絕。這位自稱軍使的人，在國民黨容共時期會經營過鮑羅廷顧問的秘書，名叫章克。

他遭到拒絕後又到日本大使館去交涉，同樣得不到要領而去。如此這般的情事，隨時隨地都有發生，共產黨用盡各種不同的方法。日本軍方感到異常的頭痛。

在亂哄哄之中，有「內政部長」陳羣仰藥自殺的事件。他在自殺前三日，通知友人，他的遺

書是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他從日本明治大學畢業歸國後，在孫中山的大元帥府工作，蔣介石將軍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時，陳羣任警察學校校長。軍官學校是蘇聯式的教育；警察學校却是日本式的教育。無形中兩者居於競爭的地位。後來陳羣反蔣，結果在「南京政府」任內遇到了日本戰敗的投降末日。

陳羣在遺書中表示不願接受蔣介石元帥的裁判，他要到地下去聽從孫中山總理的批評。遺囑屍體交日本人火化，當時即使是已經轉為中國政府系的報紙，也暗對陳羣之死表示同情。

### 前往芷江接收投降

在戰爭期中，南京市原有些地下電臺，避過日軍的耳目，秘密與重慶通訊。日本一投降，就公開活動起來了。例如通告日本投降代表前往指定接收的地點。除中國政府指定的玉山飛機場之外，福建省建甌機場、長汀機場，都可以降落。但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機關發出的情報。我是奉岡村寧次大將之命前往指定地點接收投降的人，因此我一到杭州，便先去找當時的浙江省長丁默邨，希望確實了解真相。

經由丁默邨與顧祝同將軍連絡之後，知道玉山機場因遭破壞不能使用，已改在湖南省芷江機場接收。我得到這個消息，翌晨即從杭州經由上海回到南京，接到上海陸軍部的情報，證實芷江飛機場是重慶統帥部正式指定的場所。

八月二十一日，日本時間是正午，重慶時間上午十時，我由南京飛到湖南省常德的上空時，

如約飛來了美機P四五號機六架，摸索中看見了燈塔，大家放心了。我們坐的M.O機是特別借用總司令官岡村寧次的座機，經過長期戰爭之後，這架飛機的機身已有不少彈痕，速度遲緩有如「老太爺」，美機利用他們的快速度和高性能在我們這架飛機的上下前後左右縱橫亂舞，充分表現了耀武揚威的神氣。經過了一個半鐘頭，才到達芷江上空。

從上往下望只有一條跑道的山中飛機場，周圍各處露出隱藏的飛機有好幾百架，不分日夜在濃霧中起飛降落。這種情形，較之貧弱的日本飛機現狀，怎不令人吃驚！

飛機降落後，遵照機場的指示，在場內繞行一周時，狂熱的中美軍士數千人從機場的四周用照相機拍照。下機經過二位陸軍少校調查身份的手續之後，分乘吉普車二輛駛離機場，前後都有吉普車警戒着。

宿舍是軍用臨時營房，雖然沒有加以修葺和裝飾，但是床褥都是新的，剛才迎接我們的二位少校，就在宿舍招呼我們。宿舍的周圍都有憲兵警戒，禁止民衆接近。

### 命令抄件證明身份

休息一會兒之後已是下午四時，我們被帶到距離宿舍四公里遠的會議場所。沿途各處都豎立起慶祝勝利的牌樓，會場的入口處架了一個懸掛中美英蘇四國國旗的大牌樓。通過連接的營房，到達會場，兩旁站着許多中美士兵。

會場內相對擺了兩張桌子，中國陸軍總部參

謀長蕭毅肅中將坐在一張桌子的正面中央，左右是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和中國戰區美軍參謀長巴特拉准將，還有擔任通譯的王武上校。我和參謀、通譯官坐在對面的桌子，大家並沒有除去佩刀，周圍是數十名各國新聞記者和軍政界列席官員，把場內場外都擠滿了。

會議開了一個鐘頭，發言都翻譯成中、日、美三國語言，完全像演戲一樣。

蕭毅肅中將首先表明身份、姓名和介紹左右同僚之後，要我出示岡村寧次大將的委任狀。我說明尚未接到大本營的命令，不能算是正式代表，此行只是爲了投降前的聯絡，所以沒有委任狀。全場官員聽我這麼說，都感到驚愕，隨後我拿出了岡村總司令官的命令抄件，蕭毅肅中將認爲命令抄件可以代表委任狀。

根據中國政府第一至第四號備忘錄，規定何應欽上將接收中國戰區、臺灣以及北緯十六度以北越南的日本軍。岡村大將應該指揮這些地區的日軍立刻停止敵對行動，只能向蔣委員長和何應欽總司令指揮下的中國軍投降。備忘錄還寫着其他種種軍情。

我說明了上述地區的日軍的配置，以及南京、上海地區飛機場的情形之後，同時申述岡村大將的指揮權只限於中國戰區，在沒有大本營的命令以前，不能指揮臺灣和越南的日軍。結果，這一情況決定作爲另案辦理。

巴特拉准將特別要求說明關於美軍俘虜的現狀，並申明美軍對於俘虜待遇不當的問題，將採取徹底的處置。

## 敗軍使節悲痛加深

第二天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情報處長鈕先銘少將又交來備忘錄五份，其中兩份的內容，頗令我感到意外。

一是：「目前在馬尼刺與美軍協商中的日本軍代表會聲稱：『中國由於國共兩黨分歧，治安情況不佳，從而威脅日本人的生命安全』等語。這是對中國國家的重大侮辱，以後不得再有此類言論。」我的答覆是：這樣的報告，究竟在馬尼刺有無此事，「支那派遣軍」未有所聞。

一是：「日本軍隊之中，尙有不肯投降，向中國軍隊挑戰的情事，應立即制止這類行動，同時調查後詳報。」我說：如果日本軍隊今日還有向中國軍隊挑戰的意志，那我們在蔣委員長未有指示以前，就不會自動來聯絡了。

因此，我拒絕接受這項備忘錄。中國方面起初覺得我很倔強，後來認爲這在某種意義上，反而表現日本軍的誠意，何應欽上將以寬容的胸襟，撤回了這項備忘錄。這項備忘錄後來由中國前進指揮部的特使帶到南京，直接交給了岡村大將。

八月二十三日我單獨會見了何應欽上將。他特地對我表示慰勞之意。午後四時，我由芷江搭機飛返南京，一行除日本方面人員以外，同機的還有中國何總司令的先遣參謀一人、空軍地區司令一人。於日本時間午後九時在南京大校機場降落。那時月光照着紫金山山頂，我感到這幾天的行事好像是另一世界的事情一樣，加深了敗軍使

節的悲痛。

## 老駕駛傷心話機舊

我在芷江時，吃的是鄉間風味的菜飯，大家都大吃大喝，只有飛機駕駛員松原少佐吃得極少。我覺得很奇怪，問他爲什麼吃得那樣少？他用沉重的語調答說：「我今年四十三歲，在軍隊中是最年長的駕駛員，按照規定已經超過駕駛年齡三歲了。現在停戰了，這回恐怕是我最後一次駕駛，撫今思昔，令人不勝感慨！這次我們的飛機在芷江機場衆目環視之下，標識的紅布蓋好一次就給人扯掉一次，我蓋紅布並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爲了怕雨水漏進去。在美國人看來，他們的飛機在雨天平時一樣擺在露天，毫不在乎，對於我的飛機蓋紅布便覺得是另有用意。美國人看見我們飛機的推進槳還是用原始的方法，要用手推動，圍着像看把戲一樣，這情景令我感到真像有刀在脖子上割刺。芷江每天上午都有濃霧，如果我們回去的那一天，像現在的濃霧一樣，那我們就無法起飛，只好延期了。人家的飛機，不管濃霧也好，夜間也好，飛來飛去，非常順便，我們就飛不上去！作爲一個駕駛員，這是多麼可恥的事！我想起這些，就食不下嚥了。」

事實上，我們日本飛機的性能低劣，連外行也會知道，我聽了他這一番話，不禁爲之停箸一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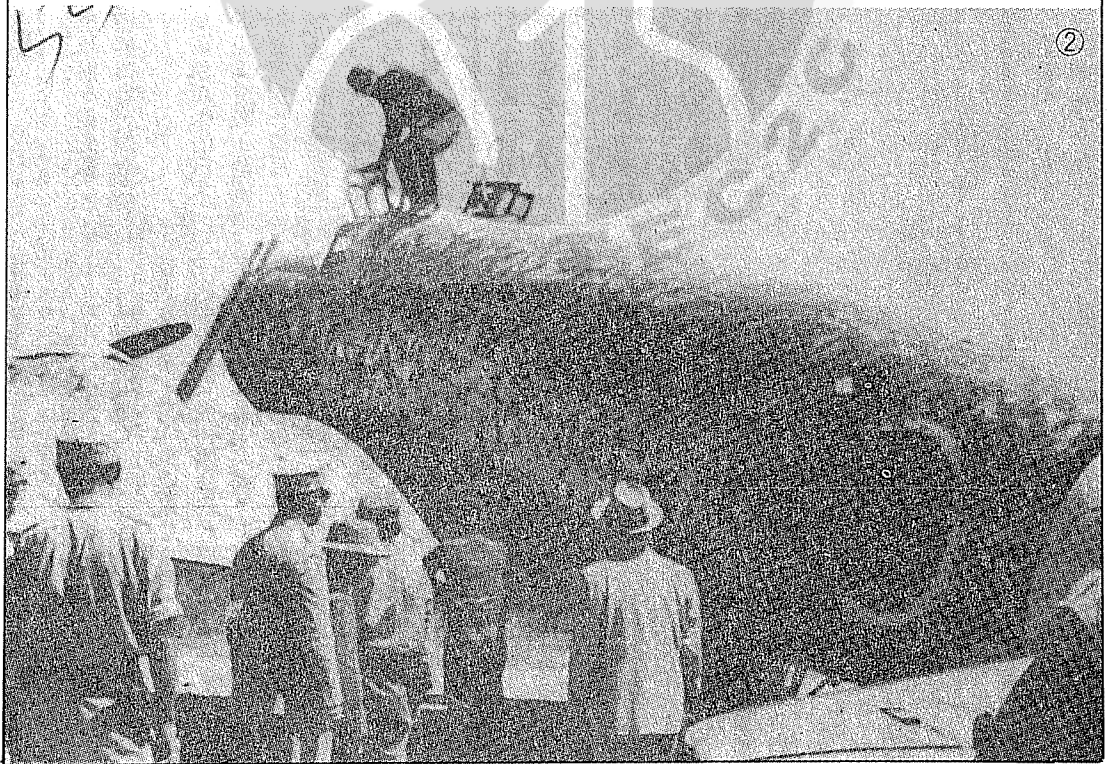
## 中國友人相擁而泣

在芷江三天中，我所會見的中國人，多半是



①今井武夫率領隨員飛抵湖南芷江換乘吉甫車向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洽降。

②今井武夫洽降所乘之飛機。



爲着職務上的關係而晤談，也有往日的朋友投一刺而去的。這些友人大半是留學日本出身，如今都是高級官員和高級將校了。在宿舍擔任招待的兩位少校，一個是八年前相識的新聞記者；一個是由日本士官學校出身的人。擔任通譯的王武少校，他在日本士官學校的入學考試時，我還是考試官，鈕先銘少將的先翁鈕傳善老先生和我還是特別要好的朋友。

遇見了這些人，我雖然不無驚喜之感，但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實際是中國方面周密的佈置。比如留在宿舍的兩位少校，九月間他們到南京時，穿的制服，一個是少將級的軍副參謀長；一個是總司令部的上校參謀。我們開始還嚇了一跳，以爲他們怎麼陞遷得那樣快！事實上在芷江時是爲了適合他們的臨時任務，特地戴着低級的階章。

同蕭毅肅參謀長正式會談時，中國方面的初意是不想使我們感到難堪。原來會場本是預備用圓桌會議形式的。剛要開始會議的時候，美軍堅持要用長方型桌子對坐的形式，日本留學生出身的人們，認爲美軍不懂得東方人的習慣，頗感難過。會議完了之後，我們總算達成了任務。儘管打了敗仗，然而中國人之中有些爲了維持曾經留過學的日本面子，竟和我們相擁而泣，隨着又很高興地交談起來。

我們戰敗後在敵人的地方，獲得敵國官員們友善的待遇。這一意外的友情，令人隨時隨地都銘感難忘。

## 陳公博逃亡到日本

我從芷江回到南京後，八月二十四日一早就去訪問陳公博「主席」，「主席」公館是汪精衛在世時就已動工興建的。汪精衛客死日本，未曾住過。前院廣闊，是一幢宏壯和幽靜的邸宅。當時周隆庠、陳君慧和幾個親近的人都在公館裏密談。我見到陳公博，報告了芷江會談的內容後，感謝他一向對日本的協助，特別是由於日本戰敗的結果所造成中國方面不幸的局面，向他表示衷心遺憾，言罷黯然。然而陳公博態度從容，他說：「我自從參加革命以來，常常出生入死，這回也並不感到特別意外。」說着，和我握手，對往日交情表示感謝，使我對他更加敬重。隨後陳公博認爲他留在南京，會妨礙重慶中國政府的接收工作，因此他想暫時到日本去「旅行」。

八月二十五日，重慶的冷欣中將要到南京，在這一天的正午以後，就要禁止日本飛機在日本國內飛行，因此陳公博非在廿五日上午趕到日本不可，否則便來不及離開南京了。於是趕緊命令軍事顧問部的小川大尉做嚮導，決定和陳公博夫婦同行飛日的，有「實業部長」陳君慧、「宣傳部長」林柏生、「經理總監」何炳賢、「秘書長」周隆庠、秘書莫國康女士一共七人。總司令部爲了避人耳目，當陳公博等一行登機起飛時，只由小笠原參謀一人在飛機場照料，二十五日天色未明就起飛了。

原本是預備不着陸一直飛往日本東京的，爲了加油的關係，在米子飛機場降落了。可是離禁止日本飛機在國內飛行的正午，只有一個鐘頭。迫不得已，日本政府就請他們一行前往京都暫住

。陳公博在南京機場起飛的時候，曾經用鉛筆寫了一個便條留呈蔣介石委員長，託小笠原參謀交由何應欽轉呈。陳公博是說明這回到日本旅行的理由，並不是爲了逃避，他隨時可以聽命回來。

## 忍淚在降書上簽字

遵照何應欽上將的指示，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三日除了陳公博的夫人以外，中國派飛機到米子來接他們回去，準備去受「賣國漢奸罪」裁判。在十月一日那天，陳公博等從京都出發之前，剛好近衛文麿公爵爲了祭母來到京都，特來訪晤陳公博，兩人密談了兩小時，這是戰敗的日中兩國指導者的最後會談。兩人都早已作古，他們究竟談了些什麼，永遠沒有人知道了。

何應欽上將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在十架戰鬥機護衛之下，飛抵南京。九月九日上午九時，我們在中央軍官學校講堂上，由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何應欽上將交付的受降書上簽了字。當時何應欽上將的左右是中國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空軍代表張廷孟上校、陸軍副總司令顧祝同上將以及陸軍中將蕭毅肅參謀長等。來賓是聯合國軍將校和中國政府的文武官吏。

日本方面，岡村大將的左右是「支那方面艦隊長官」福田良三中將、臺灣日軍、越南日軍的代表和總司令部的幕僚等。大家在簽降書的一刹那，都感到氣氛嚴肅，心如死灰，忍着眼淚，完成了這一莊嚴而又悲痛的儀式！

（作者今井武夫係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